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二

陪二

唐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入道篇第十三

此有四部

述意部

放獸部

鬢髮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陞一

惟夫道俗形乖淨染殊趣由善惡不等報應
不均欲觀仁義盛德之風當尋禮儀玄軌之
範而能割愛慈親棄榮勢位節冷滋味蔬食
苦行麤服蓋形不顧飾玩隨用安身不存名

利抑遏三毒制止八音三千威儀五百戒相
動靜合宜皆有法式八萬修多十二部別敷
演投機隨時利物可謂人天之楷模入道之
舟航者也

放獸部第二

如文殊問經云佛告文殊師利一切諸功德
不與出家心等何以故住家者無量過患故
出家者無量功德故住家者有障礙出家者
無障礙住家者行諸惡法出家者離諸惡法
住家者是塵垢處出家者除塵垢處住家者

溺欲淤泥出家者出欲淤泥住家者隨愚人
法出家者遠愚人法住家者不得正命出家
者得其正命住家者是憂悲惱處出家者是
歡喜處住家者是結縛處出家者是解脫處
住家者是傷害處出家者非傷害處住家者
有貪利苦出家者無貪利苦住家者是憒鬧
魔王愛念出家者令魔恐怖住家者多放逸
出家者無放逸居二住家者爲人僕使出家者爲
僕使主住家者是黑暗處出家者是光明處
者是高勝處住家者爲煩惱所燒出家者滅
煩惱火住家者常爲他人出家者常爲自身
住家者以苦爲樂出家者出離爲樂住家者

增長棘刺出家者能滅棘刺住家者成就小
法出家者成就大法住家者無法用出家者
有功用住家者爲三乘毀訾出家者爲三乘
稱歎住家者不知足出家者常知足住家者
魔王愛念出家者令魔恐怖住家者多放逸
出家者無放逸居二住家者爲人僕使出家者爲
僕使主住家者是黑暗處出家者是光明處
住家者增長惱慢處出家者滅惱慢處住家
者少果報出家者多果報住家者多諂曲出
家者心質直住家者常有憂苦出家者常懷

喜樂住家者是欺詭法出家者是真實法住
家者多散亂出家者無散亂住家者是流轉
處出家者非流轉處住家者如毒藥出家者
如甘露住家者失內思惟出家者得內思惟
住家者無歸依處出家者有歸依處住家者
多有瞋恚出家者多行慈悲住家者有重擔
出家者捨重擔住家者有罪過出家者無罪
過住家者流轉生死出家者有齊限住家者
以財物爲寶出家者以功德爲寶住家者隨
流生死出家者逆流生死住家者是煩惱大

海出家者是大舟航住家者爲纏所縛出家
者離於纏縛住家者爲國王教誠出家者爲
佛法教誠住家者伴侣易得出家者伴侣難
得住家者傷害爲勝出家者攝受爲勝住家
者增長煩惱出家者出離煩惱住家者如刺
林出家者出刺林文殊師利若我毀訾住家
第二讚歎出家言滿虛空說猶無盡此謂住家過
患出家功德又涅槃經云在家迫迮猶如牢
獄一切煩惱因之而生出家寬廓猶如虛空
一切善法因之增長在家之人內則憂念婬

兒外則王役驅馳若富貴高勝則放逸縱情
貧苦下賤則飢寒失志公私擾擾晝夜孜孜
衆務牽纏何暇修道又郁伽長者經云在家
之人多諸煩惱父母妻子恩愛所繫常思財
色貪求無厭得時守護多諸憂慮流轉六趣
違離佛法當作怨家惡知識想應眾家活生
出家心無有在家修習無上菩提之道皆因
出家得無上道在家塵汙出家妙好在家繫
縛出家解脫在家多苦出家快樂在家下賤
出家尊貴在家奴僕出家為主在家由人出

家自在在家多憂出家無憂在家重擔出家
捨捨在家忍辱出家閑靜又出家功德經云
若放男女奴婢人民出家功德無量譬四天
下滿中羅漢百歲供養不如有人為涅槃故
一日一夜出家受戒功德無量又如起七寶
塔高至三十三天不如出家功德又大緣經
云以一日夜出家故二十劫不墮三惡道又
僧祇律云以一日夜出家修梵行者離六百
六千六十歲三塗苦又出家功德經云若為
出家苦作留礙破壞抑制此人即斷佛種諸

惡集身猶如大海現得癩病死入黑闇地獄無有出期又迦葉經云爾時大王太子聞出家功德甚深並皆發心出家已四天下中無

一衆生在家者皆悉發心願求出家彼諸衆

生既出家已不須種植其地自然生諸粳米諸樹自然生諸衣服一切諸天供侍給使又佛藏經云當一心行道隨順法行勿念衣食有所須者如來白毫相中一分供諸末代一切出家弟子亦不能盡又賢愚經云如百盲人有一明醫能治其目一時明見又有百人

罪應挑眼一人有力能救其罪令不失目此之二人福雖無量猶不如聽人出家及自出家其德弘大

鬢髮部第三

初欲出家依律先請二師一是和尚二是阿闍梨請法薩婆多論云若先請和尚受十戒時和尚不現前亦得十戒若聞知死受戒不得不聞死受戒得成闍梨應同又清信士度人經云若欲剃髮先於落髮處香湯灑地周圓七尺內四角懸旛安一高座擬出家者坐

復施二勝座擬二師坐欲出家者著本俗服
拜辭父母尊親等訖口說偈言
流轉三界中 恩愛不能脫 爰恩入無爲
真實報恩者

說此偈已脫去俗服善見論云應以香湯洗
浴除白衣氣度人經云雖著出家衣只得著
居二五泥洹僧及僧祇支未得著袈裟入道場時應
來至和尚前胡跪和尚應生兒想不得生惡
賤心弟子於師應生父想尊重供養和尚爲
種種說法誠勗其心已來向闍梨前坐善見

論云以香湯灌頂上說偈讚云
善哉大丈夫 能了世無常 捨俗趣泥洹
希有難思議

說此偈已教禮十方佛竟復說偈讚云

歸依大世尊 能度三有苦 亦願諸衆生

普入無爲樂

說此偈已然後闍梨乃爲剃髮度人經云爲
剃髮時傍人爲誦出家偈云

毀形守志節 割愛無所親 爰家弘聖道
願度一切人

與剃髮時當頂留五三髮來至和尚前胡跪
和尚問言今爲汝除去頂髮許不答言好然
後和尚爲著袈裟當正著時依善見論復說
偈讚云

大哉解脫服 無相福田衣 披奉如戒行

廣度諸衆生

又度人經云旣著袈裟已禮佛行道道俗從
後遶三匝已復自說偈生陳荷意云
善哉值佛者 何人誰不喜 福願與時會
我今獲法利

行道巾已又禮大衆及二師竟然後在下行
坐受六親拜何出家離俗意心懷歡喜父母
諸親皆爲作禮悅其道意應中前剃髮最後
令及得齋依毗尼母論云剃髮著袈裟已然
後和尚爲受三歸五戒等自外法用不可具述臨時斟酌生善

勝

引證部第四

如雜寶藏經云昔有一婦女端正殊妙於外
道法中出家修道時人問言顏貌如是應當
在俗何故出家女人答言如我今日非不端

正但以小來厭惡姪欲今故出家我在家時
以端正故早蒙處分一生男兒兒遂長大端
正無比轉覺羸損如似病者我即問兒病之
由狀兒不肯道爲問不止兒不獲已而語母
言我正不道恐命不全止欲具道無顏之甚
即語母言我欲得母以私情以欲不得故是
以病耳母即語言自古已來何有此事復自
念言我若不從兒或能死今寧違理以存兒
命即便喚兒欲從其意見將上床地即劈裂
我子即時生身陷入我即驚怖以手挽兒捉

得兒髮而我兒髮今日猶故在我懷中感切
是事是故出家又智度論佛法中出家人雖
破戒墮罪罪畢得解脫如優鉢羅華比丘尼
本生經中說佛在世時此比丘尼得六神通
獲阿羅漢果入貴人舍常讚出家法語諸貴
人婦女言姊妹可出家諸貴婦女言我等少
壯容色盛美持戒爲難或當破戒比丘尼言
破戒便破但出家問言破戒當墮地獄云何
可破答言墮地獄便墮諸貴婦女笑之言地
獄受罪云何可墮比丘尼言我自憶念本宿

世時作戲女著種種衣服而說雜語或時著比丘尼衣以爲戲笑以是因緣故迦葉佛時作比丘尼自恃貴姓端正心生憍慢而破禁

戒故墮地獄受種種罪受罪畢竟值釋迦牟尼佛出家得阿羅漢道雖復破戒可得道果復次如佛在祇洹有一醉婆羅門來到佛所求作比丘佛勑阿難與剃頭著法衣醉酒既醒驚怖已身忽爲比丘即便走去諸比丘問佛何以聽此醉婆羅門作比丘佛言比婆羅門無量劫中都無出家心今因醉故暫發微

心以此因緣故後當出家得道如是種種因緣出家之利功德無量以是之故白衣雖有五戒不如出家功德大也

又雜寶藏經云昔盧留城有優陀羨王聰明解達有大智慧有一夫人名曰有相端正少雙兼有德行王甚愛敬時彼國法諸爲王者不自彈琴爾時夫人在於曲室共王歡戲自恃王寵遣王彈琴自起爲憣初舉手時王素善相覩見夫人死相已現計其餘命不過七日王即捨琴慘然長歎夫人白王受王恩寵

敢於曲室求王彈琴自起爲儻用爲歡樂有何不適捨琴長歎願王告語王不肯答殷懃不已王以實答夫人聞之甚懷憂懼即白王言我聞石室比丘尼若能信心出家一日必得生天我欲出家願王聽許王愛情重語夫人言至六日頭當聽汝去不相免意遂至六日至語夫人沒有善心求欲出家若得生天必來見我我乃聽去作是誓已夫人許可便得出家受八戒齋昂於其日飲石蜜漿腹中絞結至七日旦即便命終乘是善緣得生天悟二

上憶本誓故來詣王所光明熾盛遍照王宮時王問言汝爲是誰天即答言我是王婦有相夫人王喜白言願來就座天答之言我今觀王臭穢叵近但以先誓故來見王王聞是已心開意解而自歎言今彼天者本是我婦出家一日便得生天神志高遠而見鄙賤我今何故而不出家我曾聞說天一爪甲真一閻浮提地我此一國何足可貪作是語已捨位與子出家修道得阿羅漢故智度論偈云孔雀雖有色嚴身不如鴻鵠能遠飛

家一日便得生天神志高遠而見鄙賤我
何故而不出家我曾聞說天一爪甲真一
浮提地我此一國何足可貪作是語已捨
與子出家修道得阿羅漢故智度論偈云
孔雀雖有色嚴身不如鴻鵠能遠飛

白衣雖有富貴力 不如出家功德深

又雜譬喻經云昔者兄弟二人居世富貴資財無量父母終亡無所依仰雖爲兄弟志念各異兄好道義弟愛家業其弟見兄不親家業恒嫌恨之共爲兄弟父母早終勤念生活反棄家業追逐沙門聽受佛經沙門豈能與人去寘就明以道致真卿今所樂苦惱之僞第二豈知苦辛其弟舍恚掉頭不信兄見如是便謂弟曰卿貪家事以財爲貴吾好經道以慧爲珍今欲捨家歸命福田計命寄世忽若飛塵無常卒至爲罪所纏是故捨世避危就安弟見兄意志趣道義寂然無報兄則去家而笑懈廢門戶繼續父母乃爲孝耳兄報之曰五戒十善供養三寶以道化親乃爲孝耳道俗相反自然之數道之所樂俗之所惡俗之

所珍道之所賤智愚不同謀猶明寘是故慧人去寘就明以道致真卿今所樂苦惱之僞豈知苦辛其弟舍恚掉頭不信兄見如是便謂弟曰卿貪家事以財爲貴吾好經道以慧爲珍今欲捨家歸命福田計命寄世忽若飛塵無常卒至爲罪所纏是故捨世避危就安弟見兄意志趣道義寂然無報兄則去家而笑懈廢門戶繼續父母乃爲孝耳兄報之曰五戒十善供養三寶以道化親乃爲孝耳道俗相反自然之數道之所樂俗之所惡俗之法其後壽終墮於牛中肥盛甚大賈客買取

載鹽販之往還數廻牛遂羸頓不能復前轉增困頓蹲卧不起賈人撾打搖頭纔動時兄遊行飛在虛空遙見其弟便謂之曰弟居田宅今爲所在而自投身墮牛畜中即以威神照示本命即自識知汝出自責由行不善惶恐然便共出舍捐其妻子棄所珍玩行作沙門精進不懈皆亦得道由是觀之世間財寶不益於人奉敬三尊修身學道世世獲安又付法藏經云昔尊者羅漢閑夜多將諸弟子貪嫉妬不信佛法輕慢聖衆不信兄語祇突厥德又尸羅城^二到其城已慘然不悅小復前行路見一鳥欣然微笑弟子白師願說因緣念愴然哀傷即爲牛主說其本末賈人聞之便以施與即將牛去還至寺中使念三寶飯急語我我母入城爲我求食與母別來經五百歲飢虛困乏命將不遠尊者入城若見我

自念言我等治生不能施與不識道義死亦恐然便共出舍捐其妻子棄所珍玩行作沙門精進不懈皆亦得道由是觀之世間財寶不益於人奉敬三尊修身學道世世獲安又付法藏經云昔尊者羅漢閑夜多將諸弟子^二詣德又尸羅城^二到其城已慘然不悅小復前行路見一鳥欣然微笑弟子白師願說因緣念愴然哀傷即爲牛主說其本末賈人聞之便以施與即將牛去還至寺中使念三寶飯急語我我母入城爲我求食與母別來經五百歲飢虛困乏命將不遠尊者入城若見我

母道我辛苦願語早來始入城便見彼母具說子意鬼母答我吾入城來經五百歲未曾能得一人涕唾我旣新產氣力羸劣設得少唾諸鬼奪我今值一人遇得少唾欲持出城共子分食門下多有大力鬼神畏不敢出唯願尊者延我出城我即將出令共子食我即問鬼生來幾時鬼答我言吾見此城七反成壞我聞鬼言悲歎生死受苦長遠是以慘然時彼鳥者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出世號毗婆尸我於爾時爲長者子欲得出家是時

出家必得羅漢父母不聽強爲娉妻旣得妻已復求出家父母語我若生一子乃當相放我尋受教後生一男至年六歲我復欲去父母教兒求抱我脚啼哭而言父若捨我誰見養活先當殺兒然後可去我時於子起愛染心即語子言吾爲汝故不復出家由彼兒故從是以來九十一劫流轉五道未曾得見今以道眼觀見彼鳥乃是前子愍其愚癡久處生死是以微笑以是因緣若復有人障他出家此人罪報常在惡道受極苦痛無得解脫

惡道罪畢若生人中生盲無目是故智者若見有人欲出家者應勤方便勸令成就勿作留難

又出家功德經云昔佛在世時佛與阿難入毗舍離城時到乞食有一王子字鞞羅羨那與諸姝女在高樓上共相娛樂佛聞樂音語欲樂極天之壽滿五百歲後生忉利為帝釋子壽天千歲次生炎摩復為王子壽二千歲後生兜率亦為王子壽四千歲次生化樂為天王子壽八千歲化樂壽盡復生第六他化自在為天王子與諸姝女所受五欲於下最勝盡天壽命萬六千歲如是受樂於六欲天往來七返而無中夭一日出家滿二十劫不出家或墮地獄阿難聞已即往教化勸其出家王子聞勸於六日中極意受樂至第七日求佛出家一日一夜修持淨戒即便命終生

四天王為北天王毗沙門子與諸姝女受五欲樂極天之壽滿五百歲後生忉利為帝釋子壽天千歲次生炎摩復為王子壽二千歲後生兜率亦為王子壽四千歲次生化樂為天王子壽八千歲化樂壽盡復生第六他化自在為天王子與諸姝女所受五欲於下最勝盡天壽命萬六千歲如是受樂於六欲天往來七返而無中夭一日出家滿二十劫不出家或墮地獄阿難聞已即往教化勸其出家王子聞勸於六日中極意受樂至第七日求佛出家一日一夜修持淨戒即便命終生樂家財寶具足壯年已過臨老厭世出家修

道成辟支佛名毗流帝梨廣度天人不可限
量以是因緣出家功德無量無邊不可為喻

假使羅漢滿四天下若有一人一百歲中盡
心供養四事無乏乃至涅槃各為起塔華香
瓔珞種種供養所得功德不如有人為求涅
槃一日一夜出家持戒之功德也十二以斯而言
出家之法真可尊貴不得以少財色貪著俗
事流浪生死自苦其身

又中本起經云提婆達多白佛言願聽在
此云天熱以其生
時人天等衆心皆
驚熱因
以名焉

又無性攝論云提婆者此云天授亦云天與
謂從天乞得故云天

又增一阿含經云提婆達多白佛言願聽在
道次佛言汝宜在家分檀惠施夫為沙門實
為不易復再三白佛復告不宜出家提婆便
生惡念此沙門懷嫉妬心我今宜自剃頭善
修梵行何用是沙門語為提婆後犯五逆罪
惡心欲至如來所適下足在地地中有大火
風起生繞提婆身為火所燒便發悔心稱南
無佛然不究竟便入地獄中阿難悲泣言提

婆在地獄中爲經幾時佛言經於大劫命終生四天王上展轉至他化自在天經六十劫不墮三惡趣最後受身成辟支佛名曰南無由命終之時稱南無故時大目連言我欲至阿鼻獄中見提婆達多慰勞慶賀佛言阿鼻罪人不解人間音響目連白言我解六十四音當以此音往語罪人目連如屈申臂頃至阿鼻獄上虛空中命曰提婆達多獄卒曰此間亦有拘樓秦佛迦葉佛時提婆達多今命何者目連曰吾命釋迦文佛叔父兒提婆達

多獄卒燒炙彼身使令覺悟曰汝仰觀空中見大目連坐寶蓮華語目連曰尊者何由屈後成辟支佛號名南無提婆達多聞已歡喜言我今日以右脅卧阿鼻獄中經歷一劫終無勞倦目連復問苦痛有增損乎提婆達多報以熱鐵輪鎔我身壞復以鐵杵吹咀我形有黑暴象踏踢我體復有火山來鎮我面昔者袈裟化爲銅鎧極爲熾盛今寄頭面禮世尊足復禮尊者阿難目連即攝神足還世尊

所又智度論云提婆達多弟子名俱迦離謗舍利弗及目捷連命終墮蓮華地獄中又本起經名衢和離又報恩經云提婆達多過去久遠不可計劫有佛出世名曰應現佛滅度後於像法中有一坐禪比丘獨住林中爾時比丘常患蟻虱即便告虱而作約言我若坐禪汝宜默然隱身寂住其虱如法於後一時有土蚕來至虱邊問言汝云何身體肌肉肥盛虱言我所依主人常修禪定教我飲食時節我如法飲食故所以身體鮮肥蚕言我亦

欲修習其法虱言能爾隨意爾時比丘尋便坐禪爾時土蚕聞血肉香即便食噉爾時比丘心生苦惱即便脫衣以火燒之佛言爾時坐禪比丘者今迦葉是爾時土蚕者今提婆達多是爾時虱者今我身是提婆達多爲利養故毀害於我乃至今日成佛亦爲利養出佛身血生入地獄提婆達多常懷惡心毀害如來若說其事窮劫不盡

又雜寶藏經云佛在迦毗羅衛國入城乞食到弟孫陀羅難陀舍會值難陀與婦作粧香

塗眉間聞佛門中欲出外者婦共要言出者如來使我額上粧未乾頃便還入來難陀即出見佛作禮取鉢向舍盛食奉佛佛不爲取過與阿難亦不爲取阿難語言汝從誰得鉢還與本處於是持鉢詣佛至尼拘曇精舍佛即勑剃髮師與難陀剃髮難陀不肯怒撈而語剃髮人言迦毗羅一切人民汝今盡可剃其髮耶佛問剃髮者何以不剃答言畏故不敢爲剃佛共阿難自至其邊難陀畏故不敢不剃雖得剃髮恒欲還家佛常將行不能得

去後於一日次當守房而自歡喜今真得便可還家去待佛衆僧都去之後我當還家佛入城後作是念言當爲汲水今滿漂瓶然後還歸尋時汲水一瓶適滿一瓶復翻如是經時不能滿瓶便作是言俱不可滿使諸比丘比丘來還自汲我今但著瓶屋中而去適即閉門一扇閉一扇復開適閉一戶一戶復開更作是念俱不可閉但置而去縱使失諸比丘衣物我饒財寶足可償之即出僧房而自思惟佛必從此來我則從彼異道而去佛知其

意亦從異道來遙見佛來至大樹從藏樹神
舉樹在虛空中露地而立佛見難陀將還精
舍而問之言汝念婦耶答言實爾即將難陀
向阿那波山上又問難陀汝婦端正不答言
端正山中有一老瞎獮猴又復問言汝婦孫
陀利面首端正何如此獮猴耶難陀懊惱便
作念言我婦端正人中少雙佛今何故以我
人天路殊且還捨人壽更生此間便可得住
便還佛所以如上事具白世尊佛語難陀汝
婦端正何如天女難陀答言比彼天女如瞎
宮而共觀看見諸天子與諸天女共相娛樂
見一宮中有五百天女無有天子尋來問佛

佛言汝自往問難陀徃問諸宮殿中盡有天
子此中何以獨無天子耶諸女答言閻浮提
內佛弟難陀佛逼使出家以出家因緣命終
當生於此天宮爲我天子難陀答言即我身
是便欲即住天女語言我等是天汝今是人
人天路殊且還捨人壽更生此間便可得住
便還佛所以如上事具白世尊佛語難陀汝
婦端正何如天女難陀答言比彼天女如瞎
宮而共觀看見諸天子與諸天女共相娛樂
欲生天故勤加持戒阿難爾時爲說偈言

譬如羯羊閻 將前而更却 故爲欲持戒
其事亦如是

佛將難陀復至地獄見諸鑊湯悉皆煮人唯
見一鑊次沸空停怪其所以而來問佛佛告
之言汝自往問難陀即往問獄卒言諸鑊盡
皆煮治罪人此鑊何故空無所煮答言閻浮
第2提內有如來弟子名爲難陀以出家功德當
得生天以欲罷道因緣之故天壽命終墮此
地獄是故我今吹鑊而待難陀難陀聞已恐
怖畏獄卒留即作是言南無佛陀南無佛陀

唯願將我擁護還至閻浮提內佛語難陀汝
能勤持戒修汝天福不難陀答言不用生天
今唯願我不墮此獄佛爲說法一七日中成
阿羅漢第3言比丘歎言世尊出世甚奇甚特佛
言非但今日如是乃往過去亦復如是諸比
丘言過去亦爾其事云何請爲我說佛言昔
迦尸國王名曰滿面毗提希國有一姪女端
正殊妙爾時二國常相怨疾傍有佞臣向迦
尸王歎說彼國有姪女端正世所希少王聞
是語心生感著遣使從索彼國不與重遣使

言求暫相見四五日間還當發遣時彼國王
約勑婢女汝之姿態所有技藝精好悉具足
備使迦尸王惑著於汝須臾之間不能遠離
即遣令去經四五日尋復喚言欲設大祀須
得此女暫還放來後當更遣時迦尸王即遣
諸二
婦還大祀已訖遣使還索答言明日當遣既
至明日亦復不遣如是妄語經歷多日王心
惑著單將數人欲往彼國諸臣勸諫不肯受
用時仙人山中有獮猴王聰明博達多有所
知其婦適死取一雌獮猴諸獮猴衆皆共瞋

呵責此雌獮猴衆所共有何緣獨當時獮猴
王將雌獮猴走向迦尸國投於王所諸獮猴
衆皆共追逐既到城內發屋壞牆不可料理
迦尸國王語獮猴王言汝今何不以雌獮猴
還諸獮猴獮猴王言我婦死去更復無婦王
今云何欲使我歸王語之言汝獮猴破亂我
國那得不歸獮猴王言此事不好耶王答言
不好如是再三王故言不好獮猴王言汝宮
中有八萬四千夫人汝不愛樂欲至敵國追
逐婢女我今無婦唯取此一汝言不好一切

萬姓視汝而活爲一姪女云何捐棄國事大王當知姪欲之事樂少苦多猶如逆風而熱熾炬愚者不放必見燒害欲爲不淨如彼屎聚欲現外相薄皮所覆欲無反復如屎塗毒蛇欲如怨賊詐親附人欲如假借必當還歸欲爲可惡如廁生華欲如疥瘡而向於火把之轉劇欲如狗齧枯骨涎唾共合謂爲有味脣齒破盡不知厭足欲如渴人飲於鹹水愈增其渴欲如殷肉衆鳥競逐欲如魚戰貪味至死其患甚大爾時彌猴王者我身是也爾

時王者難陀是也爾時姪女者孫陀利是也我於爾時欲淤泥中拔出難陀今亦拔其生死之苦未曾有經云羅睺羅年至九歲出家爲沙彌王勑豪族諸公王子五十人隨逐羅睺悉皆出家舍利弗爲和尚大目犍連作阿闍梨與授十戒羅睺母耶輸陀羅爲太子婦未滿三年即捨出家自餘弟子事廣繁多不可具述且述要略疏三五沙彌者耶舍傳云此云勞之小者以修道爲勞也又翻息憇謂息世樂之情以慈濟萬物也又創佛法俗情猶存須息惡行慈也又增一阿含經云佛告諸比丘有四姓出家

者無復本姓但言沙門釋迦子所以然者生
由我生成由法成其猶四大海皆從阿釋泉
出又彌沙塞律云汝等比丘雜類出家皆捨
本姓稱釋子沙門沙門者息惡也

又長阿含經云彌勒出世諸比丘弟子等亦

皆稱慈子如我今弟子稱爲釋子彌勒者姓此云慈

氏觀大覺脩應跡均俗典所以胤裔繼哲姻
姪重疊並緣發曠劫故能翼讚靈化又四河
入溟俱名爲海四族歸道並號曰釋可謂總
彼殊源同乎一味者矣頌曰

宿祐因熟今蒙出度棄俗遺塵超然欣悟
慧在恬虛妙不以數感時會道絕羈繩務
精勤慕學服茲世露功業弗墜感聖嘉誨
肅肅靈儀依依神步彼我無他法侶相遇

感應緣略引五驗

卷三

宋沙門智嚴

宋沙門求那跋摩

十九

宋尼釋曇輝

宋居士趙習

宋東官倫二女

宋京師林園寺有釋智嚴西涼州人弱冠出
家便以精勤著名遊歷西國諮詢受禪法博通

經論罕所希類還於西域所得經論未及譯寫到宋元嘉四年乃共寶雲等譯出不受別請分衛自資道化靈感幽顯眼有見鬼者云見西州太社間鬼相語云嚴公至當辟易此人未之解俄而嚴至聊問姓字果稱智嚴默而識之密加禮異儀同蘭陵蕭思話婦劉氏疾病恒見鬼來呼可駁畏時迎嚴說法嚴始到外堂劉氏便見群鬼迸散嚴既進爲夫人說經疾以之瘳因稟五戒一門宗奉嚴清素寡欲隨受隨施少而遊方更無滯著稟性冲

退不自陳叙故雖多美行世無得而盡傳嚴昔未出家時嘗受五戒有所虧犯後入道受具常疑不得戒每以爲懼積年禪觀而不能自了遂更汎海重到天竺諮詢諸明達羅漢比丘具以事問羅漢不敢判決乃爲嚴入定往毘率宮諮詢彌勒答云得戒嚴大喜於是步歸至罽賓無疾而死時年七十有八彼國凡聖燒身各處嚴雖戒操高明而實行未辦始移屍向凡僧墓地而屍重不起改向聖墓則飄然自輕嚴弟子智明智遠故從西來報

此徵瑞俱還外國以此推嚴信是得道也但未知果向中間深淺耳

宋京師祇洹寺有求那跋摩此云功德鎧本是刹利種累世爲王治在罽賓國機辯雋達深有遠度仁愛汎博崇德務善以宋元嘉八年正月達于建業文帝引見勞問慇懃因又隋二三十言曰弟子常欲持齋不殺迫以身徇不獲從志法師既不遠萬里來化此國將何以教之跋摩曰夫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非由人且帝王與匹夫所修各異匹夫身賤名劣言令

不威若不克已苦躬將何爲用帝王以四海爲家萬民爲子出一嘉言則士庶咸悅布一善政則人神以和刑不天命役無勞力則使風雨適時寒暖應節百穀滋繁桑麻鬱茂如此持齋齋亦大矣持不殺戒亦衆矣寧在闕半日之滄全一禽之命然後方爲弘濟耶帝乃撫几歎曰夫俗人迷於遠理沙門滯於近教遠理者謂至道虛說滯近教者則拘戀篇章至如法師所言真謂開悟明達可與言論天人之際矣乃勑住祇洹寺供給隆厚王

公英彥莫不宗奉大翻經論具存高僧傳並文義詳允胡漢弗差時影福寺尼慧果淨音等共請跋摩云去六年有師子國八尼至京云宋地先未經有尼那得二衆受戒恐戒品不全跋摩云戒法本在大僧衆發設不奉事無妨得戒如愛道之緣諸尼又恐年月不滿苦欲更受跋摩稱云善哉苟欲增明甚助隨喜但西國尼年臘未登又人不滿且令學宋語別因西域居士更請外國尼來足滿十數其年夏在定林下寺安居時有信者採華布

階二席唯跋摩所坐華采更鮮衆咸崇以聖禮夏竟還祇洹其年九月二十八日中食未畢先起還問其弟子後至奄然已終春秋六十有五既終之後即扶坐繩牀顏貌不異似入定道俗赴者千有餘人並聞香氣芬烈咸見一物狀若龍蛇可長一尺許起於屍側直上衝天莫能詔者以香薪闇維香油灌之五色焰起氤氳麗空四部群集哀聲慟天悲泣望斷不能自勝有二驗出果高僧傳錄宋尼釋曇輝蜀郡成都人也本姓青陽名白

玉年七歲便樂坐禪每坐輒得境界意未自了亦謂是夢耳曾與姊共寢夜中入定姊於屏風角得之身如木石亦無氣息姊大驚怪喚告家人互共抱扶至曉不覺奔問巫覡皆言鬼神所憑至年十一有外國禪師曇良耶舍者來入蜀輝請諮詢見耶舍者以輝禪既病經時憂必不濟恒至心歸佛夜夢一人形貌秀異若神人者自屋梁上以小裹物及剝刀授習云服此藥用此刀病必即愈習既驚之輝遂不肯行深立言誓若我道心不果遂被限逼者便當投火飼虎棄除穢形願十方

諸佛證見至心刺史甄法崇信尚正法聞輝志業迎與相見并石綱佐及有懷沙門互加難問輝敷演無屈坐者難之崇乃許離夫家聽其入道元嘉十九年臨川康王延致廣陵時宋淮南趙習元嘉二十年爲衛軍府佐疾附二病經時憂必不濟恒至心歸佛夜夢一人形貌秀異若神人者自屋梁上以小裹物及剝刀授習云服此藥用此刀病必即愈習既驚之附二覺果得刀藥焉登即服藥疾除出家名僧秀年逾八十乃亡

宋元嘉元年東官俞二女姊十歲妹九歲里
越愚蒙未知經法忽其年二月八日並失所
在三日而歸粗說見佛至九月十五日又失
一旬還作外國語誦經胡書見西域僧便相

開解明年正月十五日又失在田作人見從

風上天父母哀哭求禱神鬼經月乃返剃頭
爲尼被服法衣持髮而歸自說見佛及比丘
尼曰汝宿緣爲我弟子手摩頭髮便落與其
法名大曰法緣小曰法繚遣還曰可作精舍
當與經法既達家即除鬼坐立精舍旦夕禮

誦每見五色光流汎峯嶺自此容止音調詮
正有法上京風貌不能過也刺史韋朗孔默
等皆迎敬異云云右此三驗出冥祥記

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二

廿二

廿三

音釋

憤古對切心亂也祇古行切觸也不他計切鬢箭髮也唄蒲拜
頌丁禮切觸也娉匹正切娶問也鑠式灼切蠍雨嬪切蟲居例切
里切𠂔乃定切姪衣嫁切銷鍊也蠍居例切蟲居例切
𠂔所拂切𠂔巧詔也姪相謂曰姪蠍居例切蟲居例切
𠂔敏也巫巫武夫切覲型胡的切蠍居例切蟲居例切
巫巫在女曰巫在男曰巫覲現